

太上混元老子史略

經名：太上混元老子史略。三卷。宋謝守潮撰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譜錄類。

太上混元老子史略卷上

廬山清虛菴道士臣謝守灝編

龍漢、延康以來，盤古、太極之際，老君降世不一。洪荒之世，載籍叵詳，今存而勿論，姑氏於天皇氏焉。

天皇氏子孫相承，治天下一萬八百歲。

地皇氏子孫相承，治天下一萬八百年。

人皇氏子孫相承，治天下一萬八百年。

五龍紀五姓，治天下七萬三千年。

攝提紀七十二姓，治天下共六十九萬一千五百年。

合熊紀七十二姓，治天下共三千二十年。

連遙紀六姓，治天下共六千四百三十五年。

肆姓紀四姓，治天下共一萬四千年。老君時下降，號玄中法師，又號有古大先生，亦號盤古先生，並皆隨世行教。

伏羲木德，初造曆，元年起甲寅，子孫相承四萬五千六百年。老君時降，號鬱華子。

祝融火德，起丙辰，子孫相承共五百三十年。老君降世，號廣壽子。

神農，祝融之裔，始教民耕種百穀，故號神農。老君號大成子。

黃帝土德，起乙酉，子孫相承共一千五百二十年。老君降世，號廣成子，居于空同山。帝捐天下，膝行問道。乘龍上升，授《陰符經》。

少嗥金德，子孫相承共四百年。老君降世，號隨應子，授《莊敬經》。

顓頊水德，在位七十八年。老君號赤精子。

高辛木德，在位七十年。老君號錄圖子，授《黃庭經》。

唐堯火德，在位七十年。老君號務成子，授《道德經》。

虞舜土德，攝位三十年，在位五十年。老君號尹壽子。

夏禹金德，建寅為正月，子孫相承共四百六十三年。老君號真行子，授《靈寶五符》治水真文。

商湯水德，元年庚戌，建丑為正月。老君號錫則子，授《長生經》。

以上出《帝系譜》、《歷代記運圖》、《洞神大有經》、《玉曆經》、《出塞記》、《尹氏玄中記》、崔山《地理志》。老君既分身下降，隨世立教，事竟則隱，故未有誕生之邊。陽甲自湯至此，凡一十八世，在位三十年。元年甲辰，十七年庚申，老君自太清境分神化黑，託孕於玄妙玉女。出《聖紀》及《仙

傳》。

盤庚二十九年，小辛十八年，小乙十一年。

武丁號高宗，在位五十九年，元年壬申，九年庚辰，二月建寅。商用地正

。《青羊官記》云：商高宗御極之世，周文王演易之初，神光流入於瓊胎，瑞彩結成於金骨。唐翰林學士承旨樂朋龜奉救撰，刻石在成都府。

《論語》孔子曰：竊比於我老彭。古註云：老彭，商之賢大夫也。疏云：老是老聘，彭是彭祖。世本云：在商為守藏史，在周為柱下史。蓋文王尚未侯服事商，未得稱周也。

祖甲在位十年。

祖庚在位六年。

直甲在位三年。

庚丁在位一年。

武乙在位二年。

太丁在位二年。

帝乙在位八年。

商紂在位二十七年。六年乙未，二十一年丁卯，老君再降于岐山之陽，號變邑子。今鳳翔府啟聖宮即其處。時周文王為西伯，召為守藏史。紂無道，武王滅之九年。商有天下，共六百二十

周武王木德，建子為正月，十五日癸酉，誅紂滅商，即天子住，遷老君為柱下史。隋內史薛道衡奉劫撰《祠庭頌》，其序云：爰自伏羲至于周氏，綿記歷代，見質變名，在文王、武王之時，居藏史柱之職，市朝屢易，容貌不改

成王在位四十七年，元年戊寅。老君為柱下史。

康王在位二十六年，元年乙丑。老君仍為柱下史。

昭王在位四十九年，元年乙卯，老君棄官歸亳。二十三年癸丑，西過函谷關，度關令尹喜。《神仙傳》云：老君之馭者徐甲，約日顧百錢，至時當計七百三十萬。甲見老君將遠適，亟來索傭。老君曰：吾欲令汝衛車往西海大秦、廚賓、安息諸國，還當以金償汝。甲乃止。及至關，甲欲留，遂訟老子索錢。老君謂曰：汝隨我已二百餘年，汝久應死，吾以太玄生符與汝，乃得至今日，汝何不念此而訟吾。言訖，符自甲口飛出，甲立死。尹喜為請，復投以符，甲即生。自商高宗九年至周昭王二十三年，九二百一十歲。二十四年甲寅，老君授道尹喜已即升天。二十五年乙卯，復分身降於蜀李太官家。二十七年丁巳，會尹喜於青羊之肆。故唐記云：青羊肆者，太上混元天皇大帝第二降生

之所也。自商道否閉，周德陵夷，歷藏史以同塵，棄柱史而隱邊，束離魏闕，西度函關。尹喜占知道君之必至，潛傳妙訣，暗付微言，重為千日之期，再結一時之會。將離蜀土，欲化胡風，遠適流沙，長移獷俗及身毒、廚賓之國。教煩陀阿柱之王，八十種之壠戎皆歸清化，二千國之獷悍永革昏風。

魏明帝製《老君贊》云：深憫後世，託下於陳，為周柱史，經九百年，無極之際，言歸崑崙，化彼胡域，次授脣賓，復及天竺，於是遂遷，文垂後世，永平弗泯。

又《北史西域傳》云：于闐國在蔥嶺之北二百餘里，北去代郡九千八百里，其地方圓千里，連山次城。都方九百里，內有大城五，小城數十，倍重佛法寺塔僧尼。其西南五百里有昆摩寺，云是老子化胡之所。俗無禮義，多盜賊淫縱，自外風俗與龜茲同。事兼見於《魏略西戎傳》及《漢疏》。

穆王在位五十五年，元年辛巳，老君化胡已即復還中國，東遊扶桑，會大帝，校集草仙。王聞尹真人得道上升，乃為修樓觀，立道士七人以奉祠事。見《穆王內傳》及《樓觀記》云。

共王在位十二年，元年丙子。

孝王在位十五年，元年癸丑。

懿王在位二十五年，元年戊子。

夷王在位十六年，元年戊辰。

厲王在位三十七年，元年甲申。

周召共和在位一十四年。

宣王在位四十六年，元年甲戌，時有採薪行歌者，人莫能識，以問老君，曰：此活國人修習無上正真之道者也。

幽王在位十一年，元年庚申。二年辛酉，地動，涇、渭、洛皆震，老君曰：周將亡矣。果為犬戎所滅。事出《史記》。

平王東遷洛邑，在位五十二年，辛未。三十三年癸卯十二月，老君復出散關，開化蘇國，遂至西海流、麟等洲，考較草仙功行，補授官，事訖復還中國。出《西升記》。二十五年乙巳，老君降于道士朱倫之室，宣以靈飛六甲素奏丹符、中景通真之經。

威王在位二十三年，元年壬戌。

莊王在位十五年，元年乙酉。三年丁亥四月，魯威公薨于齊，莊公乃即位。次年春秋方改元。魯莊公之七年，即周莊王十年也。十年甲午四月建卯初七日夜，釋迦佛生。《瑞應經》云：四月八日夜半生。此用周正也。又《過去見在經》云：二月八日生。還用夏正也。《北史西域傳》：焉齊國與婆羅門俗信佛法，尤重二月八日生齋戒行道。《左傳》曰：夜常星不見，夜明也，中星

隕如雨於兩階也。故蕭齊錄事參軍王中撰《頭陀寺碑》云：周、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，漢、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。此碑在鄂州。《文選》注云：佛生於周莊王時，佛法自漢明帝時來，晉明帝時興。

僖王在位五年。

惠王在位二十五年，元年乙巳。

襄王在位三十三年，元年庚戌。

頃王在位六年，元年癸卯。

匡王在位六年，元年己酉。四年壬子，佛入涅槃，年七十九。釋氏《金光明經》云：壽命短促，方八十年。蓋舉成數也。

定王在位二十一年，元年乙卯。王問老子以在世神仙，老子對以中嶽有大古先生，即子是也。出望祠 {nn 張僧鑑《潯陽記》。

簡王在位一十四年，元年丙子。

靈王在位二十七年，元年庚寅。二十一年庚戌十月二十一日，孔子生。

景王在位二十五年，元年丁巳。

悼王在位五月。

敬王在位四十三年，元年壬午。十七年戊戌，孔子見老子問道，見《禮記》及《莊子》。或恐在前，雖見《禮記》，《孔子家語》及《史記》皆不繫年月，故莫知其先後也。四十一年壬戌，孔子卒，年七十三歲。

元王在位八年，元年乙丑。

正定王在位二十八年，元年癸丑。

哀王立三月。

思王立五月。

考王在位十五年，元年辛丑。

威烈王在位二十四年，元年丙辰。

安王在位二十六年，元年庚辰。十八年丁酉，秦獻公立。

夷烈王在位七年，元年丙午。二年丁未，老君遇秦獻公，授館致禮，問以曆數。老子遂出散關。出《史記》。

顯王在位四十八年，元年癸丑。八年庚申，秦孝公立，老君東遊，還赤城、蒙山，重過扶桑，集草仙，已而隱遊景太至少室。注《拾遺記》。

慎說王在位六年，元年辛丑。赧王遷都西周，在位五十九年，元年丁未。九年乙卯，秦昭王。老子與諸仙西遊女几、雞頭、天柱，復出散關，遂渡流沙，升崑崙，還紫微上宮。昭王聞知，乃於老君所經由為置城邑，以表聖邊，故立老停驛、尹喜城。五十九年，西周亡。自商武丁九年庚辰老君降生，至周赧王九年乙卯還歸天闕，其間出入隱顯凡九百三十六年，故魏明帝贊云：為周柱

史經九百年。唐太學博士吳楊昊亦云：老君變通，靈應難測，既生商日，又仕周時，計其始終，乃歷千載。此舉其成也。

秦始皇帝元年乙卯，二十六年庚辰，分三十六郡。二十八年壬午封禪，建老子祠於樓觀之南，躬行饗祠。老子降，乃授帝《鬼林經》策使鬼神之符。

前漢文帝元年壬戌，七年戊辰，老子降於陝河之濱，人號為河上公。帝親訪之，老子授《道德經》。至今陝府北有河上公廟并文帝望仙臺，即其所也。成帝河平元年癸巳。二年甲午，老君降于琅琊郡曲陽淵，授干吉《太平經》一百七十卷。

後漢明帝，佛法初入中國。章帝元極元年甲申，二年乙酉，老子降，再授干吉一百八十戒。安帝永初元年丁未，三年己酉，老君下降，賜江夏人劉圖《罪福新科》報應之事。

順帝永建元年丙寅，後凡四改元，漢安元年壬午，老君降于蜀之鶴鳴山，授天師張道陵《正一盟威祕錄》。五月再降，賜《太清中經》九百三十卷，符文七十二卷。建康元年，再降于闡州雲臺山，授以三洞眾經及超度九玄之法。

威帝建和元年丁亥，後凡一改元，永壽元年乙未，老君降于成都，授天師削死之文，今玉局化是其地也。又降于鹿堂山，授以制六天較鬼之文。

靈帝建寧元年戊申，後凡三改元，光和二年己未，老君降于天台山，授仙人葛玄《上清》、《靈寶》、《大洞》等經、三錄九品齋法、《勸戒》、《法神》、《入定》等經。

晉安帝隆安元年丁酉，後凡一改元，元興元年壬寅，姚秦洪始五年，老君降，按行山嶽，勸仙人成公興令移居嵩山，仍賜以仙藥。以上並互見於史傳及《洞天福地記》、諸郡圖經。

後魏明皇帝永興元年即位後五年，凡改元三，神瑞二年乙卯。

晉安帝義熙十一年也，老君降于嵩山，授道士寇謙之《雲中音誦新科之戒》。泰常二年丁巳，再降，賜以符錄七十卷。

隋煬帝大業元年乙丑，大業十三年丁丑，老君降于終南山，語李淳風以唐公受命之符。出《金鎖流珠》。

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，二年己卯，老君降于羊角山，語吉善行令奏聞云：我帝祖也，今得聖治，社稷延長。五年壬午再降，告以破賊之期。出《唐史》。

高宗永徽元年庚戌，龍翔二年壬戌，帝幸洛陽宮，建清廟於北郁治祠？設醮慶讚，老君降于殿上，二，真人夾侍，光耀階壇，眾咸瞻仰。宮闈令權大力

等列狀奏聞，詔依所圖寫為瑞像。見《洛州錄事》、楊護師奏狀。乾封二年丙寅，帝封岱嶽，至亳謁老子，御製冊文。上老子尊號曰玄元皇帝，聖母為先天大聖后。儀鳳四年，勸建齋於洛陽清廟。老子降于壇上，祥光照映，乘白馬而朱鬣，履壇石皆有跡。眾所瞻睹，登時奏聞，故賀表云：金相玉毫彩奪夜明之影，白騎丹鬣跡流天駟之庭。見朝散大夫孫瑞奏狀。則武后文明元年甲申，老君降于號州皇天原，命鄗元宗令傳言武后不可革命。出唐《聖記》。

玄宗明皇開元元年癸丑，開元十七年，老君降于蜀州新興寺，乃入佛殿，隱景柱中，宛如刻畫，洗削愈現。本路文武官及道俗僧尼同狀聞奏，文云：現於殿柱，杳疑作史之年。照表死噎彼佛寺，鈣若化胡之日。見益州長史張敬忠奏狀。開元二十九年，老君降于丹鳳門外，語田同秀曰：我昔將入流沙，藏一金匱靈符在尹喜舊宅，可奏帝取之。帝遣使求得之於函谷關故墟。出《唐史》。天寶八載，上聖祖老君尊號曰太上玄元皇帝。九載庚寅，老君降于太白山，語山人王玄翼曰：寶仙洞有妙寶真符，汝可奏帝取之。上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去取，果得之。出《唐史》。十三載甲午，帝朝獻太清宮，又上老君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。出史記。

肅宗至德二載丁酉，老君降于通化郡雲龍巖，自地接天，儀相炳然，詔圖其本，明皇御製贊曰：晝現殊相，空浮瑞色，道釋人天，作禮瞻奉，申命藻繪，示諸郡國。見唐明皇《瑞像贊序》。

懿宗咸通十年己丑，龐勛領三千餘人欲奪太清宮，時士庶千餘家在官避難，咸見老君乘空而騰，須臾黑霧昏，賊黨迷路，自相蹂踐，龐勛亦溺水死。見汴州節度使李尉奏表。

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甲寅，駕幸亳州，謁太清宮，親奉冊寶，上尊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。出《宋朝事實》。

徽宗政和二年壬辰，老君乘白馬、駕祥雲降玉晨觀，授梁先生《加句天童護命妙經》。自有記。

其餘降見事邊，記傳不擊時代者不述，與夫放光、見瑞、示夢、傳言、靈驗等事，非化身下降者，亦不復載也。

太上混元老子史略卷上竟

太上混元老子史略卷中

廬山清虛菴道士臣謝守瀕編

太上老君乃元氣之祖，萬道之宗，乾坤之根本，天地之精源，混沌太無之中，凝自然之真而為體，廣大無邊，應化莫測，非陰非陽，能微能彰，不古不今，不存不亡，常於無量劫運之端，太初、太易之前，肇布玄元始而生太極，判太極於三才，至劫終於六合，俱消混沌為一。又復分判，凝輕清以為天

，積重濁以為地，陽精為日，陰精為月，日月之精為星辰。運行四時八節，安鎮名山大川。二氣交會則動植萬彙更相產化，初自一氣而生三氣，合生九氣，是為九天。注：自然之氣生鬱單天、禪善天、須延天，即清微之氣生也。禹餘天之氣生兜術天、不驕樂天、洞元天。太赤之氣生梵輔天、清明天、無想天。此玄元始三氣各下生三天，合為九天，各下三天，合為三十六天。其外有諸梵天，悉係屬於九天主也。次生四種民天，亦曰種天，謂開劫之初降為人種也。釋氏呼為四禪天。此天上取太清境三下三百萬億黑，下生八梵天五千五百五十五萬黑，凡一黑三千里也。此天出三界之上，超陰陽之數，故無年壽之限，水火風三裁不能壞也。

次分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天。次布八梵天、始青天、青元天、始丹天、大丹天、娘素天、大素天、始玄天、大玄天也。

次人間世，北方清靜世界、東北長安世界、東方納善世界、東南用賢世界、南方棄賢世界、西南仁靜世界、西方淨行世界、西北延賢世界。下置九地，第一壘色潤地、第二壘剛色地、第三脂色地、第四潤澤地、第五金粟地、第六金剛澤地、第七水制地、第八風澤地、第九壘洞淵無色綱維地。每壘出一重，上一重水，一重風，自上而下，大劫之永、九地之上至無色界，三災大作，萬像消化。種民之上，災所不及。元黑復合，劫為混沌，劫曆重開，於是復命此天之人降為人種，下世行化，為君為臣，制立法度，更相訓導，亦如此劫之初。凡經無量浩浩之劫，悉皆如是矣。天地之外象類雞卵，元黑繞之如日之暈。其詳見於《合一界混元圖》及《開天經》、《渾天儀》等書。

如是天地各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億重也，亦各於其中立天文地理，運陰陽五行，列神祇，產萬彙，秉生成之柄，鎮造化之源。故在天為眾聖之尊，在世為萬教之主，先塵運劫而行化，後無輕極而常存。道運御世，開闢玄通，故號無上三天玄元始三黑太上老君焉。老子者，為之應形也。應既不一，號亦無量，或號三十六號，或號七十二名，或號九天上皇，或號洞真帝一君，或號高上玉帝，或號太平正真太一妙黑皇君，或號九玄帝君，或號大千法王，或號九靈老子，或號九玄帝君，或號上左玄真人，或號上清金闕妙經大法師，或號高上大法王，或號玄一真定光，或號金闕後聖君，或號太平上景君，或號無為父，或號萬物母。其降生之時，十方天神空中稱讚，尊號有十，曰太上老君、高上老子、天皇大帝、玄中大法師、有古大先生、金闕帝君、太上高皇、虛無大真人。復有至真、無極、大道、自然、元始、太上、天尊、道君、無上、天真、元老、天師、黃老、世師、玄宗、神人、真人、仙人、至人、大人、道聖人之號以上號名二字。降生在世，名字凡有九，名耳字伯陽、名雅字伯宗、名志字伯光、名石字孟公、名重字子父、名定字元陽、名元字伯始、名顯字元

生、名德字伯文。或曰伯陽父，老，尊老之稱也。

老君嘗以上和元年歲在庚寅九月五日甲子卯時，降生鬱單北玄因天剛靈鏡山李谷之間、上玄靈母九玄之房，乃以谷為民，旌名弘九，一名玄水，嘗曰：吾姓字渺渺，從劫至劫，非可悉紀也。論曰：上和乃天上之紀年，如赤明、朱陵、清漢、天漢、開皇、上皇之類是也。而世俗之士祇知甲子造於大撓，年號始於漢武，便以上和等號皆謂之妄，殊不知上天自億劫以前紀年不廢，世人無從而知耳。自鬼谷子、北郭子、漢天師、葛仙翁等，方引諸天之號以配人間時代也。不然，則諸仙博古該今，窮幽究微，豈不知秦漢之前未有年號耶。且如開闢之初，建立法度，及世代因革，皆上天素定，時遣天真降教以傳人世耳，非世人能先天而肇造化也，學者詳之。

老君洞聖極真，總司萬化，故能變名易號，降德屈尊，化身下降，遊行萬方，扶世立教，或為國君，或為師友，咨請問難，互相發明。出自然靈文，演無為要旨，經圖戒律，應運施行。出幽入虛，無不經歷，說化諸國，調伏早魔。時亦上朝元始，中謁玉晨。賞校九宮，主領神人、真人、仙人、聖人，下統三界一切神官鬼僚考察之司，仙宮靈洞福食之曹，無幽不顯，莫不仰隸之焉。或下理十天，撫掌兆人，則太微、勾陳、紫房，中為天皇大帝。即勾陳六星中有一星帝座是也。或春化為上景君，長九千丈，建七精寶華之冠，建即戴也。衣玄黃二黑衣，服青錦飛裙，手執虎符，坐七色之雲。或夏為老翁，戴飛龍之冠，衣玄文之服、黃羽之裙，手執金枝，立紫雲之上。或秋化為童子，衣五色之服，或乘獅子，或坐青雲。或冬化於蒼玄青三色之光，光明混沌，更相纏繞，此則通金闕之黑，更受鍊玄通晨之精也。惟神通自在，故能白能黑，能方能圓，能屈能直，能強能弱，能輕能重，能短能長，能老能少，能高能深，縱橫反覆，無不能焉。或為千二百老子應現諸天，或為百八十道君接引凡界，分靈散景，倏忽週遍。而真一之身湛然常寂，常在太清太極宮也。

老君在初三皇時，號玄中大法師下教，歷九千百億萬歲，運當劫交，更立元始。是時龍漢、延康劫終也。延康之前，載籍叵考，赤明開圖，然後經典始可得推也。中三皇時，赤明之年也。號有古大先生，授《三皇內文》下教，歷九千九百億萬歲，復令劫交。後三皇時，天皇、地皇、人皇之世乃闕皇之年攝提紀也。定位，配四海於四神，付五行於五帝，授《五靈五老靈寶五篇真文》下教，歷萬八百歲。至玄羲氏大樸漸散，法度未立，乃降於田野，號鬱華子，授《天皇內文》，又降神龜河圖八卦之文。在祝融時，降于恆山，號廣壽子，授《人皇內文》，教以安神之道，俾陶鑄為器以變生玲。在神農時，降于濟陰，號大成子，授《地皇內文》，教以好生之道，俾種植穀果以代烹殺，和合方藥，救疾養性。《禮記》、《鎡號記》並無祝融而後神農，注則先神農而後

祝融，為炎帝之祖，以火德王，不必移於神農。今當以記為正，其後重移為火正，亦號祝融。在黃帝時，降于崆峒山，號廣成子。帝即位二十九年，憂天下之不治，往見廣成子而問曰：聞子達於至道，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，以養民人，又欲觀陰陽以遂旱生，為之奈何。廣成子曰：而所問者物之質也，所欲觀者物之殘也，自汝治天下，雲氣不待族而雨，草木不待黃而落，日月之光以荒矣，而佞人之剪剪者，又奚足以語至道。黃帝退，捐天下，築特室，席白茅，順下風膝行而進，再拜稽首問曰：聞吾子達於至道，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。廣成子蹙然而起，曰：善哉問乎，來，余將語汝。夫至道之精，杳杳冥冥，至道之極，昏昏默默，無視無聽，抱神以靜，形將自正，必靜必清，毋勞汝形，毋搖汝精，少思寡欲，可以長生。目無所見，耳無所聞，心無所知，汝神將守形，子乃長生。慎汝內，閑汝外，多知為敗。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，彼至陽之原也，為汝入於杳冥之門矣，彼至陰之原也。天地有觀，陰陽有藏，慎守汝身，物將自壯。我守其一以處其和，故修身千二百歲，吾形未嘗衰也。黃帝再拜稽首曰：吾子之謂天矣。廣成子謂帝曰：來，余語汝。彼其物無窮，而人皆以為終，彼其物不測，而人皆以為極。得吾道者，上為皇而下為王，失吾道者，上見光而下為土，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，故余將去汝，入無窮之門，以遊無極之野，吾與日月參光，吾參天地為常。乃授帝《陰陽經》。老君於後三皇時說經，世謂之三墳之書，久失其全篇，兼累世所說經多藏瓊臺琅函或祕藏龍宮海藏，神真保護，世莫得聞。今收傳者，太山一毫芒爾。又命西王母授帝元始天尊玉像，帝置於高觀。古人謂高臺為觀，可觀瞻四方。道觀之號自此始。老君命帝陸王屋山，開石函，發玉岌，得九鼎神丹飛雪鑪火之道，遂鑄鼎荆山，鍊丹成，服之，有雲龍來迎，帝乘龍上升，時旱臣侍女同得升天者七十有二人。其餘不及上爭侍龍鬚，攀墜黃帝之弓與鼎，皆抱之號泣，世謂之烏號之弓。民無所追慕，遂取其遺物，於巴山以曆墳之，號巴陵。又造陵於橋山，以曆其衣冠，鼎所墮處，謂之鼎湖焉。按《玉緯經》云：有稱三皇，亦稱九皇。《洞神大有經》云：三皇治各三千六百年。又《小有經》云：三皇治各至萬有八百歲。詳此二說，《大有經》止論一代三皇，每一三皇治三千六百年。《小有經》乃說論三代三皇，每一三皇治萬八百歲也。若通論三代九皇，則共至三萬二千四百年矣。或萬八千者，蓋百字誤為千耳。今據《老子內傳》所明，正與《大有》、《小有》相符。又前三皇、中三皇各至九千九百億萬歲者，乃計一劫之大數，非止言三皇之身也。後之言三皇者，亦多不同也，如《洞神經》、《玉緯經》與項峻止以天皇、地皇、人皇為三皇，而皇甫謐註《春秋運斗樞》、鄭玄、高誘注《呂覽》，以庖犧、女媧、神農為三皇。《禮記》、《號謚記》以為玄羲、祝融、神農。《白虎通》以為庖犧、神農、燧人。聊氏

以為巢、燧人、伊耆。《帝系譜》、《中經》、《出塞記》、《瀨鄉記》以為伏犧、神農、祝融也。在少嗥時號曰隨應子，說《莊敬經》，教以順時行令。在顓頊而降於衡山，號赤精子，說《微言經》，教以大順之道。在帝嚳時號錄圖子，授《黃庭經》，教以清和之道。在帝舜之時降于河陽，號尹壽子，授《道德經》，教以無為之道。在夏禹時降于商山，號真行子，教以勤儉之道，授《九疇靈書》、《靈寶五符》治水真文及呈步檄召鬼神之法。今本山洞天遺邊存焉。在商湯時降于潛山，號錫則子，說《長生經》，今天祚官前龍堂之址即其所也。教以恭愛之道。抱朴子作《神仙傳》，以世教第一，然後疑其歷為帝師，謂皆見於碎書，不出仙傳正經。又為不應舍尊適卑，背澄清而入臭濁，棄天官而受人爵，且曰：有天地則有道術之士，世世有之，何必常是一老子耶。皆晚學之徒，淺見之士，好奇尚異耳。唐昊天觀主尹文操論曰：抱朴撰傳，意在顯述。

《老君記》自修成，將以訓誘後人，令其勉力，今據載歷古為帝王師傳者，乃出《太玄經》、《正一經》、《太清經》、《玉歷經》、《元黑經》、《出塞記》、《尹氏玄中記》、《崔山地理志》，皆真經良史，豈得悉謂之碎書。抱朴又云：若謂老子是得道之人，則人必勉力。若謂之神靈，則非可得也。此抱朴子私見耳，殊不知開闢之始因學而得道者，必先有自然之聖降為之師，隨機傳授焉。《定志經》云：昔天尊造化，行應自然，暗與理合，自然玄悟。本黑文字，撰集成經。以將來則老君自然合道，而世世為師，亦何疑焉。既為大慈無為之父，亦何辭舍尊就卑，和光臭濁乎。老君謂尹喜曰：上世始已來，所更如沙塵，動則有載劫，自惟甚苦勤。《太玄經》亦云：老子積學輪轉，位登'上聖，應接無方，不可稱述。近世出化，生乎殷末。是以文始、鬼谷、張真、葛仙並云：老君生乎太無之先，經歷天地，不可稱載，此皆前世得道真仙依經演述，豈亦晚學捷見之士歟。抱朴須欲曲成私見，不覺謗祖及真，斯亦通人一蔽，未可依憑者也。

老君雖歷代應見，而未有誕生之邊。將欲和同光塵，以立世教，乃先命玄妙玉女降為天水尹氏之女，乃無上元君之化身，唐朝追尊為先天元君。名益壽，適仙人李靈飛。靈飛李舉陶之後，至商時父子相承，得修真之道。父慶賓，年百餘歲常有少容，周遊五嶽諸山。一旦雲龍下迎，白日升天。靈飛感父升天之事，徐隱不仕，內修大道，亦百餘歲，老君未誕升天。至商十有八世王陽甲踐祚十七年庚申歲，老君自太清境分身化黑，乘日精，駕九龍，化為五色流珠，下入玄妙鯽口中託孕。時尹氏晝寢，夢天開數丈，眾仙捧日出。良久見日漸漸小，從天而墜，為五色珠，大如彈圓，因捧吞之，覺而有孕。今有流星垠在亳州天靜宮。容顏益少，神黑安閑。所居之室，四時和暢，六黑和平，冬無

凝寒，夏無酷暑，祥光明室，靈氣滿庭，眾惡不侵，萬靈港衛。八十一年不覺其久，至商二十二王武丁九年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時，以建丑為正，商之二月乃夏之正月也，聖母因攀李樹，忽從左腋降生。是時陽景重輝，祥雲癡庭，萬鶴翔空，四靈瀾衛，玉女跪捧，九龍吐水以浴聖姿。龍出之地，因成九井。今在亳州太清宮，每汲一井，九井皆動。降生之後，登行九步，步生蓮花，指李樹為吾姓。論曰：老君常於歷劫之前降生於北玄玉國李谷之間，以李為姓。今又降於李氏之家，李木之下，生而知其姓，故指以示人，非今方姓李也。舊記有云：老君於生登行九步，目顧四方，左手指天，右手指地，曰：天上地下，惟吾獨尊。愚切以為不然。夫老君雖為三界之至尊，本以謙慈柔弱設教，豈不肯虛驕恃氣以誇強自大。況釋迦生於西域兇橫之外國，于時雖有浮屠教法，殺父害母，視為常事。設或有子初生遽出不遜之語，胡王必曰是子纔生早無君父，壯將若之何，時可忍而育之乎，其殺而棄之必矣。以此知其不應有是言也。故今皆削去之。其謚曰聰。老君耳平頂厚而且堅，下有垂珠，中有三門，天神之表，與凡迥異，故以為謚。或作檐者，字誤也。或作耽者，音訛也。或謂其吐舌鵠辭然而謂之恥，此又傳聞之誤也。居乎陳國苦縣瀨鄉曲仁里渦水之陽。或1石楚國者，其地連楚，熊繹之始封也。或稱相人，或言樵人者，蓋亳北近桐城，瀨水之東四十里有譙城故也。鄉名賴，音亦以水而得其名也。陳則大皞之墟也。宛丘之側，《禹貢》樂豫水之分，武王封舜後胡公滿於其地，因曰陳國。後漢章帝時改為陳郡，今為亳州，商湯之故都也。苦縣，唐封元年改為真源縣，今為衛真縣是也。降生九日，身有九變。一變身長六尺六寸，冠魚鵠之冠，衣黃紫八綵鳳衣獸文，混沌自生。第二變身長七尺七寸，冠重疊冠，衣素衣，赤領袖。第三變八尺八寸，冠通天冠，衣五綵衣。第四變長九尺九寸，冠辟邪冠，衣羅桂衣。第五變長一丈三寸，冠龍蛇冠，衣朱衣。第六變長一丈五寸，冠無極之冠，衣朱玉之衣。第七變長一丈七寸，冠虛無之冠，衣黑綵洞衣。第八變長一丈一尺，冠辟邪大冠，衣龍蛇衣。第九變長一丈二尺，冠自然無黑須與百變之冠，衣自然羽衣。皆天冠天衣，自然被體。仍有七十二相，八十一好。七十二相者，頂圓為天，面光相日，伏晨蟠起，玉枕穹窿，皓髮如鶴，長七尺餘。眉有北斗，其色翠綠。虎髭龍髯，素如潔絲。耳有垂珠，中有三門，高平如頂，厚而且堅。兩目日光，方瞳綠筋。鼻有雙柱，準骨隆隆。口方如海，唇赤如丹。氣有紫色，其香如蘭。齒如編貝，其堅若銀，數有六八，上下均平。舌長且廣，形如錦文。其音如玉，其響如金。頓高而起，頤方若矩，日角月淵，金容玉姿。龍顏肅肅，鳳視閑閑。額有兌象，參午上達。天庭平坦，金匱充盈。頰有白痣，頤有玉丸，項有三約，鶴素昂昂。垂臂過膝，手握十文，其指纖長，各有策爪，有云甲。身有綠毛，胸有偃骨，背有河魁。臍

深寸余，腹軟如綿。心有錦紋，腹有玄痣。眼有輪文，足蹈二田，指有乾坤，身長丈二。褊體芳香，面方而澤。上下三停，身如金剛。貌若瑠璃，行如虎步，動若龍趁。此其相也。左扶青龍，右據白虎，前導朱雀，後從玄武，頭癭紫雲，足履蓮花，頂負兩景，五明曜日，身有圓象，洞照九天。兼前仙相，光色奇妍，總八十一，謂之好也。寄胎八十一年，極太陽之數。生而皓首，故號老，古人稱而為子。又子者，男子之通稱也，故號老子。一說老者長年之稱，子者幼作之號，欲謂之老又是初生，欲謂子又乃白首，故二義而稱之。唐尹文操論曰：老子者即道之身也，邇有內外不同，由能應之，身或異也。其內號者，即至一、真一、玄一、皇一、元一、帝一、太一、天一、正一等是也。至一者妙而無質也，真一者淳粹湛然也，玄一者通靈不滯也，皇一者光明無上也，元一者萬道之長也，帝一者百神之聖尊也，太上者長生之大主也，天一者司陰之真宰也，正一者盟威之法王也。謂茲九義，同出異名，既玄極，故咸言一矣。其外號者，則鬱華、大成、廣壽、隨應、赤精、錄圖、務成、尹壽、真行、錫則、變邑、育成、郭叔等子是也。鬱華者道化光盛也，大成者玄德普資也，廣壽者怡神術贍也，廣成者攝生功博也，隨應者感通無礙也，赤精者矜靈丹著也，錄圖者符命冥合也，務成者庶績克遂也，尹壽者公正身康也，真行者精神淳粹也，錫則者仁惠有方也，變邑者風教變俗也，育成者牧養克諧也，經成者正訓常全也，郭叔者廓清累代也。此並皆隨教得名，既降為國師，故國稱子矣。

聖母既誕育道身，將返天闕復元君之位，而欲示世人有師資傳授之道，乃告老君曰：夫人受生於天地中，有清有濁。氣之清者聰明慈仁，氣之濁者愚癡兇虐，明者因修以成其性，昧者恣慾以傷命。性者身之原也，命者性之根也。是故修行之人鍊身於九丹，解結於五神，引黑於本生，滅根於三關。九鍊十變，百節開明，胞結斷滅，乃知本真而成上仙。若不修學，則邪魔入身，百瘡從此生，夭逝因茲致，死不盡命，痛乎難言。夫仙由心學，心誠則仙成。道貴內求，內密則道來，能致靜以合真，積虛以通神，則去仙日近矣。苟心兢神勞，體煩不專，動靜喪精，耳目曠明，徒積稔索道，道逾遠也。寄寓天地間，少許時耳，若能攝黑勞神，辛苦注真，久將明道，則與天地共寄寓大無中矣。能洞虛體無，則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乃與道合真矣。老子曰：今混邊塵寰，欲長存不死，隨世度人，可乎。元君曰：吾有祕寶，非聖不傳，有能修之，可以長存。老子曰：願聞其致。元君曰：至道淵奧，探不可識，非有非無，非聲非色，視之不見，搏之不得，囊括天地，至大無極，近在諸有，莫知能測，能知其則，是謂玄德。

老子曰：其道亦有術以致之乎。元君曰：道者虛通之至真，術者變化之玄

技，因術以濟人，因修而會道，則變化無窮矣。夫道之要者無為而自然，術之祕者符與黑藥而已。符者三光之靈文，天之真信也。藥者五行之華英，地之精液也。黑者陰陽之和黑，藥物之靈爽也。人雖得一，事未畢，要資符藥，道乃訖。此吾之祕寶，爾能兼之，可以長存，度人無量矣。老子曰：身者得道之器也，黑者致命之根也，根拔則命終，器敗則道去，今欲修之，令命固道隆，得可聞乎。元君曰：稟骨肉之質，猶陶家坏也，逐未冶則敗速，身未鍊則命促，理固然也，縱使德冠草有，神疏大玄，而身猶恐未免乎老死。夫何故哉？由化致然，不得不然也。惟藥能鍊形，符能致神，神歸則心通而性逸，形固則氣固而命全，然後化黑變精，洞入無形，飛行虛空，存亡自然，乃能長存。得道之人雖遭劫交，天地崩淪而我不能及，所以貴乎符藥，由此閑也。老君曰：服神丹而長生者，神靈祐之乎，將藥之力耶。元君曰：長生之功由於丹，丹之成由於神，故將合丹，必正身心，不履罪過，神明佑之，作丹必成，成丹入口，壽無已矣。天地明察，道歸仁人。萬兆蠢蠢，名日行尸，不信長生之可學，謂為虛誕；從朝至暮，但求作死之事，豈能長生之乎。恣心盡欲，奄忽輒死，千金送葬，何所益哉。神丹道成，不特長生而已，可作世寶也。知此道者，亦安用天下為。人有以國易吾方，而非其人不傳也。老子稽首曰：願聞其旨。元君乃仰天而嘯，倏忽有紫雲而蓋自天奄至，中有五色蘊光明八達，仙人涓子侍之。元君復出神圖寶章變化之方、還丹伏水火汞液金丹之術，凡七十二篇，以授老子。或石其經今已不得其傳，世所錄者皆無師授，偽誤相半。仙經云：盜道無師，有翅不能飛也。其文曰：為玄白，生金公，太陽流珠入華池，斤內五兩文萎蘿，赤鹽白雪成雌雄。五符九丹，得之飛真。道在此，人不知。五符者，一曰玄白，二曰金精，三曰飛符，四曰金華，五曰三五青龍精。九丹者，一曰白雪九轉還丹，二曰雌雄九轉還丹，三曰黃華九轉還丹，四曰白華九轉還丹，五曰丹華九轉還丹，六曰五色九轉還丹，七日泥汞九轉還丹，八曰金精九轉還丹，九曰九鼎極耀還丹。此九丹，得一則可以長生，不在徧作也。神丹之道，皆三化五轉，至九而止。服得之者，與吾等矣。夫草木之藥，埋之則腐，煮之則爛，燒之則焦，不能自生，安能生人。如金丹之物，理之不腐，煮之不爛，燒之不焦，治之愈妙，故能令長生。是知神仙之道不在祭祀析禱鬼神，不在導引與屈伸，不在祝願多言語，不在精思自苦勤，長生之道要在神丹，知之甚易為實難，子能行之可長生。此之道成立得仙，吾亦學之非自然。又曰：上士服之升為仙官，中士服之棲集崑崙，下士服之在世長年。汝但勤之，吾不虛言。老子再拜叩頭稽首曰：九丹之道既奉慈訓矣，切聞求仙不得金液，虛自苦辛，願示其要。元君曰：大哉之問也，九丹金液同為升天之道，然九丹中金液為上。所以爾者，服九丹之人，或三年、二年、一年、半年、百日

，或六十日，不可定限，服之。乃有仙官雲龍來迎。惟服金丹者，須有仙骨在身，仙名在天。金液入口則身色紫金，立生羽翼，升天為仙官矣。凡欲服之，須長齋斷谷一年，乃得升天。自非玄中之錄及不死之名者，終不得聞九丹金液之道也。其法依前合丹成而液之，其道畢矣。此吾祕寶也，凡千二百訣。吾與往劫塵沙天地之先，受之於元始天尊，奏而行之，得居無上元君之位。吾昔已傳至真大聖天帝上帝太微太一元君，今又授爾，爾其勉之。老君受記，復請曰：萬兆芸芸，動之死地，今以此道廣濟，如何。一不君曰：悠悠之徒，耽榮嗜慾，死者墮石投川，往而不返，甚可痛傷。然道不虛行，必受真人。此道高妙，祕於九玄，瓊臺雲岌，萬年一行，貽諸玄錄玉名耳。自非宿命骨相合仙之人，不得聞也。愚人多過，烏得違天科而妄宣乎。吾道盡此，將去矣，當遣太和元君語汝。言訖，即有千乘萬騎五帝上真擁八景玉輿來迎，白日昇天。今《太清神丹經》，其法乃出於無上元君，其神能調和陰陽，役使風雨，進退五道，斟酌寒暑，膠駕九龍十二白虎，天下眾仙皆迎隸焉。人之生死咸由之，猶言服丹之所也。老君乃遠遊山澤，求鍊神仙。行經勞山，果遇太乙元君乘五色斑麟，侍官數十人，老君從之問道，元君曰：道之要者，在乎還丹金液耳。遂具授祕訣。他年之歷山，復會太乙元君，因謝神丹之方。元君曰：君是掌仙之尊，萬道之主，玄靈祕衛本玄分也，何謝之有。應運期更百餘年，可詣金闕受事。老君曰：凡民無知，死者甚眾，撫心泣血，見之傷悲，欲給以神藥令皆長生，可乎。元君曰：不可。生道至重，必授大賢及孝順篤信之士。天生萬物，有善有惡，善有宜生，惡有當除，不足給藥令皆生也。君已知之，不可輕泄。

老君以神仙之道必假修鍊，欲垂法以勸來世，故服佩符章、合神丹，今亳州太虛宮有鍊丹井存焉。習真黑，今宮有虛無殿；乃服黑之所。及修綱步等法，然後乘空凌虛，自然天丁神王侍衛，嘯命主致，徵召萬靈，攝制魔鬼，央斷生死，身出水火，變化萬端。或分身混跡，出有入無，神通自在。一日乘白鹿履庭檜之杪而升天。今有升天鹿檜邊在亳州太清宮。

聖紀讚曰：

老君體寂大無，德資妙有，成道億劫，造化萬天，自然而然，不由積學。降九皇而設教，委歷帝以為師。獨立紫清，誰與為先。今乃親聖母而寄學，從元君而訪道，欲顯真道之玄，非學不成，神仙高奇，修之可獲。俾夫尊師貴德，存牝守柔，表上聖之靈規，垂將來之妙範，所以隨機示教，獎善懲迷。文始、抱朴既述之於前，今更讚之於其後。

太上混元老子史略卷中竟

太上混元老子史略卷下

廬山清虛菴道士臣謝守瀕編

初，老君欲垂世立教，故示有修證之訣，師資傳授之格，乃以上皇元年正月二日出遊西河，歷觀八方。時元始天尊乘八景玉輿、九色玄龍、三素飛雲，導從草仙各執華幡，獅子白鶴嘯歌噹噹，浮空而來，同會西河之上。老君稽首請曰：昔蒙訓授天書玉字二十四圖，雖得其文，未見其像，妙理難詳。今遇慈尊，願垂成就。於是天尊口吐洞玄內觀玉符以授老君，老君稽首奉承教旨，具依天儀，長齋服符，三部八景神身中並見，金書玉字二十四圖空中自明，洞徹無窮，羅絡自然。即命主圖上仙依而畫之，金書紫字，丹簡玉章，於此成立。自南極上元九光大真王夫人、東西二華、南北真公、五嶽神仙、清虛真人所授真文，並出於老子焉。其圖分為上中下三品。

上品：一、《神仙沐浴束井圖》，二、《五嶽真形圖》，三、《通靈訣精八史圖》，四、《六甲通靈圖王九宮紫房圖》，六、《元始太清圖》，七、《真道混成圖》，八、《西昇寶錄圖》。

中品：一、《神仙微化圖》，二、《攝虛九靈圖》，三、《九變天圖》，四、《常存圖五守一養身圖》，六、《守神合景圖》，七、《寂嘿養真守志圖》，八、《芝英玉女圖》。

下品：一、《六陰玉女圖》，二、《九九道仙圖》，三、《導引圖》，四、《洞真洪保圖》，五、《變化隱惻圖》，六、《採芝開山圖》，七、《明鏡圖》，八、《無極太一圖》。並同玄元始之黑化生也。

老君嘗為玉晨大道君，典領《神仙虎符圖》、《智惠素經》，凡《上清大洞真經》召靈滅魔神符寶章，莫不掌錄焉。此經皆結飛玄自然之黑以成，其道高妙，眾經之尊，總統萬真，匡御草仙，祕於九天之上大有之宮，鑄金為簡以撰靈文，剋玉丹書以明其篇。或藏太微靈都瓊宮玉房之內，咸衛以巨獸，抒以素龍，神虎七千，備于玉闕，金晨玉童、素靈玉女各三千人侍衛靈文，眾真宴禮，萬聖朝軒。太上道君謂老君曰：大劫之周，擇授上真，自無其人，累劫不傳。後學求仙，不知道源，徒勞存思，損瘦形神。夫欲尋本，當歸其根，失根求生，萬不得全。上皇文字，擇人而傳，其法宜祕，探不可言，當依明科承而奉焉。老君乃推校本元，撰集靈篇，以為寶經三百卷、符圖七十章、玉訣九千篇。方諸青宮東海青童太君梵湄稽首再拜，再三懇請，老君憫之，乃命封齋盟授，使傳後學，主召合真之人。大君既授寶經，位登上相，金華玉女、紫晨玉童各三千人，俱侍衛焉。秉靈符之節，執命魔靈幡，逍遙紫虛之館，徘徊青華之房，滅六天於來運，剪萬精於草山，接後學於金闕，校仙錄於方諸，延萬帝於曲宇，讚寶訣於妙章，撰獨立以齋真，嚴四極以推運，普統九天九地、五嶽名山，億兆萬真莫不咸隸，生死圖籍細無不關。末學之子欲授經及修行者，皆

宜先奉金闕於青宮，投玉割於上清，典錄玉司常陰察人精龐，有勤苦乃得玄授焉。老君又傳太虛真人南嶽赤君，使授學道宿有金名玉字仙閣剋名當為真人者。又傳天真皇人、太真王等。或封於西玄山王屋山中，或刻於蓬萊府北室金柱玉壁上。又以五色玉為簡，各封五嶽石筍中，須壬辰告會，後聖君來下，當出以付四轉，使教上真之才。凡欲求仙，當尋其文，得其本元，道無不成。苟不知。道所出與寶訣所生，謂之投暗，而學無有祖宗，不為降道，亦不行也。老君曰：夫三洞寶經皆三清之上道也，吾昔受之於元始天尊，于今七億萬劫。天地成敗，萬品生滅，唯吾獨尊，今猶修之於景雲之上，嘗以玉清玄簡出付真公於無量壽天，又付方諸青童太君。依九天品格，萬劫一出，自開皇以來，傳付後學應為真者，九千年聽傳三人。或四十人九年中遇有其人，聽頓傳之。欲受吾經，當依《四極明科》齋信詣師，授以佩身，閑心修行，慎勿輕傳。又曰…夫欲修行上法，宜先修高上洞真三元齋值，三元合真，上應九玄。凡欲請《大洞真經三十九章》、《雌一玉檢五帝寶經》、玄母八問十二上願佩神虎金虎符、豁落七元流金鈴、銷魔隱祝威制萬靈飛步五星存注七元思真行道，上求天仙，合服神丹飛騰靈丸、當修上元之法九日九夜，清齋念神，未至一日五香沐浴，宿結齋心，上至九人，下至三人，主客同到，每事精勤。欲修中元齋值六日六夜，以贖己身積滯之愆，解過於天真，謝罪於三元，宿愆既散，高上降真，書名玄閣，剋成上仙。學而無法，徒勞損功，無感於自然。欲修下元之法三日三夜，解拔七祖，令死魄更生，出離三塗，上升南宮，釋結解滯，斷滅惡根，七祖既度，身自成仙。其法高妙，非真勿傳。齋值畢，然後修奉行上道，常當沐浴清齋，盛潔法服，并嗽蕩口腹，令內外清虛，口無餘味，腹無餘燠，眼無餘穢，體無餘塵，淡泊靜嘿，唯道是身，然後修行焉。夫學上道，不奉三百大戒，而請經行呎、佩符思神、合丹服藥、隱處山林求升仙之舉，恐未可希也。若能戒全於內，和光於外，乃庶幾名標之崖矣。非修道難，奉道難耳，子能全之，餘及十方，太上將保爾登仙矣。戒全而請寶經，佩大符而行事，若復下仙，則天下無有不死之道矣。我每慨世求真人難得耳。夫有經而無戒，猶涉海以無舟楫，猶有口而無舌，何緣度兆身耶。夫道要在明科，積善內足，然後始涉大道之境界。弗能爾者，皆為徒勞於風塵，無益生命修短也。

老君復授青童道君《靈書紫文》修行二十四事，其略曰：採服飛根吞日黑之法，有無服開明符，常思見日初出時，叩齒陽呎曰：日魂之名，日中五帝之字，存見五色流霞，來接一身。呎嚙如法，當覺體生玉澤，面有流光。次採服陰華吞月之法，先服太玄陰生符，常思見月初出時，叩齒陰吮曰：月魄之名，月中五夫人之字，存見月中五色流精，來接一身。呎嚙如法，當覺體生三光，目有飛精。次拘三魂，以三魂棄身遊遨，諷逝本室，或為他魂所見留制，或

為魅物所得收錄。當拘而留之，使無遊逸。其法常存心中赤氣轉大以覆身，變而為火，洞徹內外。叩齒如法，則三魂拘留矣。次制七魄，以七魄流落遊走穢濁，或交通血食、往來鬼魅，或共死尸相鬥，或言人之罪、欲人之敗，皆魄之疾也。其法每晦朔弦望及庚申日，存鼻端有白黑漸大，以冠身九重，又變作四靈之獸匝繞一身D存呎如法，則七魄制鍊矣。又人身中有三元宮，上元丹田泥丸宮，其神赤子字元先，一名帝卿。中元丹田絳宮，其神真人字子丹，一名光堅。下元丹田命門宮，其神嬰兒字元陽，一名玄谷。此三一之神，上宮服紫衣，中宮赤衣，下宮黃衣，皆如嬰兒之狀。欲拘魂魄，當先呼其名，并存服色，次第分明。又命門宮中有大君，名桃康，字合延，衣朱衣，冠芙蓉冠，三魂侍側。暮臥常存大君，嘆守如法一十八年，大君能左激三田，右御三黑，呼陽六甲，召陰六丁，當來侍人也。又行鬱儀結璘奔晨之道，服靈飛六甲陰陽符，佩神虎金虎消魔豁落流金之章，請《大洞真經》三部八景二十四神，服琅牙華丹抱黃水月華徊水玉精環剛之果，即頭生七色之黑，分形萬變，千乘萬騎，白日昇天。皆學道修仙要文，乃太微天帝紫微上真天帝玉清君正傳之訣，以紫玉為簡，青金為文，龜母執筆，真童拂筵，天妃侍香，玉童編名曰《靈書紫文》，以付上相青童大君，使下授玄宮玉名為真人者。於是青童大君清齋千日，稽伏膝行，捧首北面，依科明授以還方諸青宮。其後傳西城王君，使下教骨相之子焉。

老君以商紂荒虐，生靈塗炭，一及憫斯民，將下而拯救之，乃以紂之二十一年丁卯歲正月，上謁太上玉晨大道君，曰：商辛淫亂，水運將窮，西伯應昌，可往佐之。老君受事訖，即以是月十有二日丙午，分黑化身，乘飛楓之輪，風伯前驅，彭祖膠乘，降岐山之陽，號變邑子，西伯周文王也召為守藏史，作《赤精經》，教以仁信之道。至武王時，號育成子，遷為柱下史，作《遊璣經》。在成王時，號經成子，說《廣化經》，乃隱。在康王時，號郭叔子，復為柱下史，潛龍卑秩以綏周道。至昭王時，老君慮周室將衰，乃以八天隱文授王，令保鎮國祚。昭王自謂居自然之運，稍息於守成，將縱心於巡幸，不崇天文。老君知王之不令終也，乃收天文，因而致仕，歸居故里。老君居周雖久，常以自隱無名為務，外和光同塵，內實清虛，不令名位之顯也。後漢邊韶製碑銘云：於惟玄德，抱虛守清，樂居下位，勢祿弗營。為繩為直能直是正，屈則可縈，守一不失，為天下真。處厚不薄，居室舍榮，稽式為重，金玉是輕，絕嗜去欲，還歸於嬰。浩然歷載，莫知其情，要以無為，大化周成，進退無常，乃綜其貞。以知為愚，沖而不盈，大人之度，非人所聆，九等之序，何足累名。論曰：考經史所載老君生時及仕周之年月或有不同者，蓋由始皇滅先世典籍，漢初編緝頽綱，或問古老以為記，或因缺史以為錄，存其略者缺其詳

，載其末者虧於本。厥後史籍重興，道經問出，或得之者多隱而不傳，致令晚學失其宗旨。今按《老君本記》及《樓觀記》並云：殷武丁庚辰歲二月十五日生，以帝辛丁卯歲正月十二日，爰自金闕降於岐山之陽，為之五師。又云：西伯時為守藏史，武、成康時為柱下史。其言信矣。或云周時復寄神李母者，蓋謂降生於蜀青羊肆李大官之家時也。若止生於周，則安得於文王守藏史乎。劉向《列仙傳》云：生于商時。然向謂初於柱下史，後為守藏史，失。柱下史主四方上書，計史於柱下。當文王時，尚以侯服事商，安得有四方計史耶，但有禮樂經籍即立守藏史耳。而皇甫、嵇康等遂亦遵向之言，因以柱下為先，唯隋薛道衡撰《老君祠庭碑》云：當文王、武王之時，為藏史、柱史之職。斯言可當之矣。無極元年，太上道君復命老君開化西域，即昭王之二十三年癸丑歲也。老君五月晦日壬午駕青牛之車，薄版為隆穹，徐甲為御，無極先生、鬼谷先生、北郭先生從焉。將西度函關，尹喜志慕道術，喜字公文，康王朝為大夫，後召入為東宮賓友。少好三墳八索之書，善天文緯候，乃結草為樓，仰觀乾象，精思志道，號為樓觀。今終南山整屋縣神龍鄉問仙里中有草樓屬壇祠宇，即其故室也。周穆王再加修飾，召幽逸之人為道士。自爾相承，至今不絕焉。喜於是時見東方有紫黑西邁，天文顯瑞，知有聖人當度關而西，乃求出為函谷關令，關在陝州桃林縣+11里，故墟存焉。王從之。按《樓觀先師傳》及《樓觀記》並云：周康王聞喜有神仙度世之志，乃拜為大夫。至昭王時，喜遇老君得道，遂侍雲輿西邁。其後穆王欽尚遺塵，乃為建祠修觀。故其碑文曰：樓觀者，周康王大夫關令尹喜所立也，以其為樓，故因以為號。又曰：周穆西巡，秦政束獵，並枉駕回輪，親崇教道。始皇建廟于樓南，漢武立宮於觀北。晉宋謁板，于今尚存。秦漢廟戶，相繼不絕。貞觀二年，改為宗聖觀。由是觀之，乃驗老君度關在昭王時也。或云東周時者，蓋後世人但見孔子時老子猶在，故為此言，不知老子化胡之後，復還中夏幽隱，孔子乃得師之也。喜至關曰：夫陽數極九，星宿值金，歲月並王，法應九十日外有大聖人經過京邑。時周都鎬京，在函關之西。乃先敕關令吏孫景曰：若有形容殊俗，車服異常者，勿聽過。喜即預期齋戒，使掃路四十里，夾道燒香以俟天人入境。至七月十二日甲子，果有一老人皓首聘耳，乘白輿，駕青牛而至。關吏曰：明府有教，願群少留。乃入白，喜曰：道今來矣，我得見聖人矣。即具朝服出迎，跪伏叩頭，邀之曰：願大人暫留神駕。老君謝曰：吾貧賤老翁，居在關東，田在關西，今暫往取薪，何故見留，幸聽度。此一試也。喜復稽首曰：大人豈復取薪，久承大聖當來西遊，勞神暴露，願少憩聖駕。老君曰：吾聞大秦有古先生，其道無為，欲往觀焉，是以昇車就道，經歷子關，子何苦留也。此二試也。喜又曰：今睹天人聖姿超絕，乃天上之至尊，邊夷何足往觀乎。願不託言，少

垂哀憫。老子曰：子何所見而知吾。此三試也。喜曰：去冬十月天理四星西行過昴，自今月朔融風三至，東方真熙狀如龍蛇而西度，此兆大聖人之徵。喜少好墳、易及天文秘緯，凡仰觀俯察，未嘗不驗，故知必有聖人度關。夙夜存思，未嘗暫息。今似有緣，果遇仙駕，願垂慈憫，開濟沉冥。老君既三試之皆過，乃恬然含笑曰：善哉二子之知吾，吾亦已知子有通神之見，當得度世也。

四皓角里先生論曰：觀老氏與喜生，豈不警悟先機耶，而猶如此執謙辭者，欲教世耳。喜於是就官舍設座供養，進盃櫛，行弟子之禮。老君之御者徐甲，少賃於老君，約日顧百錢，至出關時，計當七百三十萬錢。甲見老君去官遠適，亟來索錢。老君謂曰：吾欲往西海大秦、廚賓、天竺、安息，今汝御車當以黃金計直償汝。甲如約。及至關，令飾青牛于野，老君欲試之，乃以吉祥草化為一美女，行至牧牛之所，輒以言戲甲。甲惑之，欲留，遂廢前約，乃詣關令訟老君索傭錢，老君謂甲曰：汝隨我二百餘年，汝久應死，吾官卑家貧，無所役使，故以太玄生符與汝，汝所得至今日。汝奚不念此，而訟吾。言訖，符自甲口中飛出，丹篆如新，甲即成一聚白骨。喜憫甲違約致死，乃為甲叩頭請命，願赦其罪，賜以更生，乞為出錢償之。老君重喜慈捨，曰：善。乃復以大玄生符投之，甲即立生。老君曰：吾不負汝，汝負本約，道自去汝，故死耳。今償汝錢。喜即以錢給甲而禮遣之。甲請留，不許，伏地搏頰曰：已沐聖恩曲赦罪戾，令此枯骨復見光明，刻骨銘心，願從雲駕。老君竟弗許。老君為喜留關下有一百餘日，喜齋戒叩頭，再拜跪請曰：塵凡孺子，幸遇聖人，投身委命，願聞大道。老君曰：微哉子之問也。大道守真，三品為則，以一為度，以正為德。喜曰：道品有三，要得升仙，其可得乎。老君曰：子能知一萬事畢，閉塞情慾入奧室，鍊金食氣為第一，子能知之守勿失。喜踴躍，稽首曰：鍊金奈何。曰：神方也，自至真上帝莫不由金丹而得道，履九幽而入杳冥，上下虛無，因神明而俱升。喜復稽首曰：願聞其旨。老君曰：紅鉛黑汞大丹頭，從紅入黑是真修，黑中取精赤取髓，解取赤黑藥無比，用赤入黑保長生，用黑入赤天仙矣。喜曰：道則高矣妙矣，未覺未究，願賜指示。老君曰：一者是鉛鉛為君，二者是汞汞為臣，若鉛不真，其汞難親，若鉛是親，不失家臣。青腰使者，赤黑將軍，和合兩姓，異族同草。白汞作胸，黃芽為根，化鉛為粉，鍊汞成塵。陰居陽位，陽數陰均，月盈日反，寒暑區分，開設法像，赫然有文。唯吾此道，天地長存。喜拜曰：藥物之旨敬聞命矣，爐鼎之制，水火之候，奈何。老君歌曰：圓三五，寸一分，口四八，兩十唇，長二尺，厚薄均。腹三臍，坐垂溫，陰在上，陽下奔，首尾武，中問文。始七十，終三旬，內二百，善調均。陰火白，黃芽銀，來去遊，不出門。漸成大，性精純，即歸一，還本元。至一周，甚殷勤，密防護，莫迷昏，途路遠，甚幽玄。若達此，會乾坤，子午沾

，淨魄魂，得長壽，入仙村。樂道者，尋其文，諦思之，勿須論。又歌曰：日月本是乾坤精，卦象周還甚著明。前三五兮後三五，五六三十復還生。復還生兮周十二，十二中分二十四。二十四氣互推遷，萬象友銖都在此。水銀一味番為二，變化陰陽成既、未。既、未卻配於夫妻，始覺壺中有天地。又歌曰：金液還丹仙花流，高飛雲翔登天丘，赤黃之物成須臾，當時雌雄紛亂珠，可以騰變到行廚，靈童玉女我與俱，出入無間天地符，其精凝霜無沉浮，汝其震敬必來遊。金液之訣，皆盡於此矣。丹成作金以為食器，亦得長生。先試作金成，乃可服，故曰金可作世可度也。於是授喜《太清八符經》、《太清觀天經》、《九都經》、《神丹經》、《金液經》及八鍊九詩還丹伏次訣焉。老君復謂曰：審欲求仙，先當服金液還丹。汝不服丹，盧自苦耳，為溫寒風濕鬼氣聽繁，司命不能救也，可不勉哉。努力作丹，早自防禦，勿示愚人，令訕毀神道，益子之過。嗟乎，行尸雖富有萬物，貴於王侯，不滿百年成土一匱，甚可哀也。合作神丹，勞苦須臾，一成便仙，與天相畢，恣心所欲，樂何央乎。喜曰：鍊金、食黑，道有二乎。老君曰：天地之精華，陰陽之根本，二黑之謂也。陽龍陰虎，本液金精，二黑交會鍊而成者，謂之外丹。舍和鍊藏，吐故納新，上入泥丸，下注丹田，循環不息，朝于絳宮，採於五石，以哺百神，此內丹也。修道之士，得內丹可以延年，得外丹可以升天。三一九思者，內修之要也。九丹金液者，外鍊之極也。合而修之，道成次矣。食黑固精，受明玄經，生道要妙，出幽入冥，上固雲門，下固靈根，知之甚易，行之甚難。夫形動德散，黑越道叛，精消魂損，自動魄亂，是以聖人靜形固黑，畜精救視，則道德虛凝，魂魄固守，形一神萬，道乃成就。常以半夜之後，偃臥握固，鼻納清黑，口徐吐之。復守三一，入室九思，神定黑安，仙道近矣。因授喜《玉曆中經》三十五章畢。喜曰：三一之旨，願賜指示。老君曰：三一之道，神仙所重，世莫得聞，子其祕之。兩眉間卻入一寸為明堂，二寸為洞房，三寸為泥丸，上丹田宮也。中有赤子字元先，名帝卿。心中為絳宮，中丹田也。中有真人字子丹，名光堅。臍卻入三寸為命門，下丹田宮也。中有嬰兒字元陽，名玄谷。皆長三寸，同服赤幘赤衣赤履，此三一也。一云上紫、中赤、下黃，皆嬰兒狀。下一座金床玉几，常以金爐玉匕攪華池以哺上一、中一。當晝夜常存之。子欲長生，三一當明。子能守一，一亦守子。黑變為精，精變為神，神化為嬰兒，嬰兒上為真人，真人然後為赤子，此真一也。又曰：偽道養形，真道養神，神真道通，能亡能存。神能飛形，亦能移山。形為灰土，其何識焉。耳目聲色，為子留愆，鼻口所喜，香味是冤。身為惱本，痛癢寒溫。意為形累，愁毒憂煩。弗疾去之，則志氣日耗，壽命不終，其來久矣。子當先損諸欲，莫令意逸，閑居靜處，精思齋室。丹書萬人，不如守一。常以虛為身，以無為心。無

身之身，無心之心，可謂守神。神神玄通，是謂道同。其猶高山大澤非欲虫魚鳥獸，而虫魚鳥獸自歸之。人能虛無為無，非欲為道，道自歸之矣。余見《西升經》。乃授喜《自然經》、《黃庭經》及入室存思之要。喜稽首再拜，敬佩玄旨。論曰：聖言至簡，玄理不繁。如上所述，乃問今累日懇請，老君隨機酬答之言，纂集其要，以示來世，非一朝一夕談也。喜於是辭疾去官，十二月一十五日奉邀老君歸其家。今樓觀即其故宅也。望雲黑草樓及老君所乘車，歷代寶之，至今猶存焉。老君將欲西適，卜叩頭請侍行，老君語喜曰：吾遊乎天地之表，戲乎玄冥之間，四維八極，上下無邊，于欲隨吾，不可得也。喜曰：入火入淵，入地上天，灰身復命，願隨大聖。老君曰：得道之士目能淵視，耳能洞聽，變化不測，坐在立甚，尚未可隨吾遠適，子雖骨相合道，法當成真，然受學日淺，未能通神變化，豈可隨吾耶。喜再拜曰：通神變化可得聞乎。老君曰：有生之黑，有形之狀，盡幻也。造化之所始、陰陽之所變者，謂之生，謂之死。窮數達變、因形移易者，謂之化，謂之幻。造化者，其巧妙，其功深，故難窮難終。因形者，其巧顯，其功淺，故隨起隨滅。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，始可與語變化之道。子能精修此道，體入自然，斯可與子行化諸國耳。越二十有八日，喜復焚香再拜，請曰：喜幸聞至道，欣慶難言，願賜著書，闡揚道旨，以貽後世。老君曰：善。汝應為眾真之長，當於此宛利天下棄賢世界，傳弘大道。即以《八道德》五千言授之，曰：吾此文未嘗輕以授人，凡經千二百載方一傳爾，子其勉之。喜拜授欣躍，持誦奉行。道成已，遂傳後學。唐陸希聲《道德經傳叔》云：大道隱，世教衰，天下方大亂。當是時，天必生聖人。聖人憂斯民之不底于治，而扶衰救亂之術作。周之末世，其幾矣。於是仲尼闡三代之文以扶其衰，老氏據三皇之質以救其亂，其揆一也。蓋仲尼之衛興於文，文以治情。老氏之術本於之質，質以復性。性情之極，聖人所不能異。文質之變，萬世所不能易也。《易》曰顯諸仁，以文為教之謂也。文之為教，其事彰，故坦然明白，則雅言者詳矣。《易》曰藏諸用，以質為教之謂也。質之為教，其理微，故深不可識，則妄作者眾矣。夫惟老氏之衛，道以為體，名以為用，無為無不為，而格于皇極者也。楊朱宗老氏之體，失於不及，以至於貴身賤物。莊問述老氏之用，失於大過，故務欲絕聖棄智。申、韓失老氏之名，而弊於苛繳刻急。王、何失老氏之道，而流于虛無放誕。此六子者，皆老氏之罪人也。而世固謂老氏之旨，其歸不合於仲尼，故訾其名則曰槌提仁義，絕滅禮學，病其道德則曰獨任清虛，不可以為治。於戲，世之迷其來遠矣，是使老氏受誣於千載，道德不行於當時，良有以也。’且老氏本原天地之始，歷陳古今之變，先明道德，次說仁義，下陳禮學之失，刑政之煩，言其馴致而然耳。其秉要執本，在乎情性之極。故其道始於身心，刑於家國，終於天下，如此其備

也。而惑者尚多，豈不謂厚誣哉。昔伏羲氏畫八卦，象萬物，窮性命之理，順道德之和，老氏先天地，本陰陽，推性命之極，原道德之奧，此與伏羲同其原也。文王觀大易九六之動，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，老氏察大易七八之正，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，此以與文王通其宗也。孔子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道斯民以仁義之教，老氏擬議伏羲，彌綸黃帝，冒天下以道德之化，此與天子合其權也。此三子者，聖人之極也，老氏皆變而通之，反而合之，研至變之機，探至精之歸，斯可謂至神者矣。而王弼以為聖人與道合體，老氏未能體道，故阮籍謂之上賢亞聖天人，蓋同以輔嗣，豈以老氏經世之術未足克其所言耶，斯不然也。於乎，聖人之在世也，有有邊，有無邇。故道不行也，或危身歷聘，以天下為其憂，或藏名肥遲，示世故不能累。有邊無邇，殊途同歸，斯實道義之門，非徒相反而已。然則仲尼之所以出，老氏之所以處，老氏之所以默，仲尼之所以語，蓋屈伸隱顯之極也，二子安能識之哉。司馬遷統序眾家，以道德為首，可謂知本末矣。班固作《古今人表》，乃訕老子於第三品。雖其名可訕，而道可貶乎哉。且仲尼親見老氏，嘆其道曰猶龍乎，從之問禮，誠無問然，著在記傳。後世不能修此道，體入自然，斯可與子行化諸國耳。越二十有八日，喜復焚香再拜，請曰：喜幸聞至道，欣慶難言，願賜著書，闡揚道旨，以貽後世。老君曰：善。汝應為眾真之長，當於此宛利天下棄賢世界，傳弘大道。即以《八道德》五千言授之，曰：吾此文未嘗輕以授人，凡經千二百載方一傳爾，子其勉之。喜拜授欣躍，持誦奉行。道成已，遂傳後學。唐陸希聲《道德經傳叙》云：大道隱，世教衰，天下方大亂。當是時，天必生聖人。聖人憂斯民之不底于治，而扶衰救亂之術作。周之末世，其幾矣。於是仲尼闡三代之文以扶其衰，老氏據三皇之質以救其亂，其揆一也。蓋仲尼之衛興於文，文以治情。老氏之術本於之質，質以復性。性情之極，聖人所不能異。文質之變，萬世所不能易也。《易》曰顯諸仁，以文為教之謂也。文之為教，其事彰，故坦然明白，則雅言者詳矣。《易》曰藏諸用，以質為教之謂也。質之為教，其理微，故深不可識，則妄作者眾矣。夫惟老氏之衛，道以為體，名以為用，無為無不為，而格于皇極者也。楊朱宗老氏之體，失於不及，以至於貴身賤物。莊問述老氏之用，失於大過，故務欲絕聖棄智。申、韓失老氏之名，而弊於苛繳刻急。王、何失老氏之道，而流于虛無放誕。此六子者，皆老氏之罪人也。而世固謂老氏之旨，其歸不合於仲尼，故訾其名則曰槌提仁義，絕滅禮學，病其道德則曰獨任清虛，不可以為治。於戲，世之迷其來遠矣，是使老氏受誣於千載，道德不行於當時，良有以也。且老氏本原天地之始，歷陳古今之變，先明道德，次說仁義，下陳禮學之失，刑政之煩，言其馴致而然耳。其秉要執本，在乎情性之極。故其道始於身心，刑於家國，終於天下，如此其備也。而惑者尚多

，豈不謂厚誣哉。昔伏羲氏畫八卦，象萬物，窮性命之理，順道德之和，老氏先天地，本陰陽，推性命之極，原道德之奧，此與伏羲同其原也。文王觀大易九六之動，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，老氏察大易七八之正，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，此以與文王通其宗也。孔子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道斯民以仁義之教，老氏擬議伏羲，彌綸黃帝，冒天下以道德之化，此與天子合其權也。此三子者，聖人之極也，老氏皆變而通之，反而合之，研至變之機，探至精之歸，斯可謂至神者矣。而王弼以為聖人與道合體，老氏未能體道，故阮籍謂之上賢亞聖天人，蓋同以輔嗣，豈以老氏經世之術未足克其所言耶，斯不然也。於乎，聖人之在世也，有有邊，有無邇。故道不行也，或危身歷聘，以天下為其憂，或藏名肥遯，示世故不能累。有邊無邇，殊途同歸，斯實道義之門，非徒相反而已。然則仲尼之所以出，老氏之所以處，老氏之所以默，仲尼之所以語，蓋屈伸隱顯之極也，二子安能識之哉。司馬遷統序眾家，以道德為首，可謂知本末矣。班固作《古今人表》，乃訕老子於第三品。雖其名可訕，而道可貶乎哉。且仲尼親見老氏，嘆其道曰猶龍乎，從之問禮，誠無問然，著在記傳。後世不能探其意，是以異端之說紛然，蓋迷之者不窮其源，故作之者不盡其致。噫，斯傳之不作，則老氏之旨或幾乎息矣。今故極其致，顯其微，使昭昭然與早聖人意相合，有能體其道，用其名，執古以御今，致理如反掌耳。自昔言老氏，術者，獨太史公近之，為治少得其道，唯漢文耳。其他反傳詭說，皆不足取。尹文操論曰：班固謂清虛之道養性延年，不及於物，殊不知清虛者法制之本，無為者萬事之根，道覆天下而不為主，德施萬物而不為厚，乃聖賢所貴，家國所願，豈止養性延年而已哉。故曰修其身其德乃真，修其鄉其德乃長，以耿修之天下其德乃普，則此萬古不刊之道也。他日，喜謂曰：意愚不知所問，願請益。老子曰：子欲修身養性，行道紀准，結黑成神，終始無窮者，莫先乎靜。故天靜以為正，地靜以為定，神靜以為變，人靜以為生。將正之時，反聽內觀，心不妄念，口不妄言，形不妄動。無色之色為之見，無聲之聲為之聞，無味之味為之甘，不言之言為之教，神景為之降，福德為之臻，和黑為之應矣。子欲靜神，先沐浴齋戒或二十五日，然後精練己身，魂魄和平，乃可入室。之後或丹蛇來著子心，或王母來降，或道身應見，此皆身中之神試子耳，但勿驚怖，有問無對，有所傷犯亦勿為懼，但安心定意，其物自去。經二十五日、四十五日、六十日、八十日、一百五日、一百二十五日、一百五十日，並有神來，皆是試子，但定心勿對，不能為害。若生怖懼，為試不過，則失道矣，戒之謹之。百八十日後，室內自明，安危存亡之事無不預知，身中宮府一一顯見。二百八十日，眾病皆除，一年癥痕皆滅，千日之後，形神俱妙，為真人矣。即授喜《妙洞》、《內解》等訣，太清上法、三洞真文、靈寶符圖、太玄等法，俾教授

至精仁者羽化神仙，令毋斷絕。喜再拜稽首，禮謝叩頭而退。

老君次年甲寅歲四月二十八日，將於喜宅南山阜上昇天，喜悲戀請留，老子未適西而復天者，姑俟尹喜道成同去化胡也。老君重告喜曰：吾將俟子於蜀，汝能除垢止念，守一千日，清齋修習吾經，合服神丹，鍊形入妙，則可尋吾青羊之肆矣。言訖，忽聳身空中，坐雲華之上，面放五色，身現金光，洞徹十方。神王、力士、青龍、白虎、麒麟、獅子列於左右前後，九天高仙、五帝直符、正一使者持節來迎，冉冉昇天太微勾陳星宮。即天皇大帝耀魄寶是。良久乃沒。喜目斷雲霄，涕泣追慕。其日江河泛漲，山川震動，有五色光入貫太微，徧及十方。論曰：關尹宅倚山阜上，先立臺館以瞻星候黑，老子於中升虛後，人遂呼為老子陵。《示雅》云大阜日陵，非謂墳陵也。又訛而為塚，良可嘆也。喜乃於樓觀千日清齋，屏絕人事，研味真經，餌丹服氣。精思三年，心凝形釋，無有飢渴，不畏寒暑，窮數達變之微，形一神萬之旨，悉臻其妙。老君以甲寅歲升天，至乙卯年復乘九色神光從太微宮分身降生於蜀太官李氏之家。已先勁青童化為青羊，毛體華潔，色如青金，常在嬰兒之側，愛飯無教。忽一日，失羊所在，兒啼不止。太官乃令守羊童子處處尋覓，得於市肆。喜至蜀，徧問諸人，無識青羊肆者，忽見童子牽羊，因自解云：既有青羊，復在市肆，聖師所約，其在是耶。因問此童誰家羊，牽欲何往，童子答曰：我家夫人生一兄，愛骯此羊。失來兩日，兒啼不止，今卻尋得，將欲還家。喜即囑曰：煩為我告夫人之子云：尹喜至矣。童子如其言入白，兒即振衣而起，曰：令喜來前。喜既入，其家庭宇自然寬平，湧出千葉蓮花之座，老君忽化數丈白金之身，光明如日，項有圓光，建七耀之冠，衣晨精之服，披九色離羅之被，坐于蓮花之上。舉家見之，皆驚怪，老君曰：吾太微是宅，真一為身，大和降精，耀魄為人，主客相因，何乃怪耶。尹喜匍匐獻歡，悲啼踴躍，喜慰無量，稽首言曰：不謂慶會復奉天顏，未審慈尊出無入有起處安否。老君從容告曰：與子別後，何得何喪，汝存道守一，亦有益乎。喜稽首曰：自奉祕奧，粗得其妙，恩濟祖先，感受無極之慶。老君曰：喜，吾所以留子者，以子居世未久，深染恩愛，初授經訣，未克成功，是以待子於此。今子保形鍊黑，三年功畢，已造其妙，心結紫絡，面有圓光，金名表於玄圖，王札係於紫房，氣參太微，解形合真矣。喜再拜稽首，謝曰：聖師德重天地，恩過父母，天地能覆載喜不能令喜得道，父母能生育喜不能令喜長存。老君曰：此亦汝之玄分，非吾功也。於是舉手彈指，即有四天王、三界眾仙浮空而至，各執香花，稽首聽命。老君勁五老上帝、四極監真授喜文始先生號，受任無上真人，賜紫芙蓉冠、青羽裙、丹囑綠袖、霓裳交帶、羅文黃綬、九色之節及玉童、玉女五千人，位居四天之上，統領八方仙士。喜降拜俯伏曰：塵凡孺子，得遇大聖，使枯骨再肉，千生慶

幸，俾居則執掃除之役，行則為僕御之徒，喜之願也，亦喜之榮也。位號高崇，禮文優渥，顧何得以祇承，敢辭。老君曰：子慕道積久，隱德升聞，修鍊勤勞，玄功已遂，分合得此，非吾有私於子也，子其勉之。喜辭不獲，乃再拜而授。自此方得乘雲駕龍，飛騰虛空，參侍龍駕，遊行八方。

老子復為太官聖母說《元陽經》，其家長幼二百餘口，即時拔宅飛升天。老子以太官家世積功德，升聞上天，緣合升舉。故托生其家。今成都有青羊宮及降生臺、元陽臺之址存焉。唐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樂朋龜奉劫撰宮記，其略曰：道渺邈以難窮，體希夷而莫究，在無象無形之內，居太初太易之前。二神最廈以俱來，鑿開造化。三黑氤氳而互進，朴散胚輝。玄黃流而未凝，清濁分而不結，道為萬黑之祖，德為百物之宗，以二儀兩曜為子孫，以四象五行為枝葉。又云：移世界以納壺中，吞維摩方丈之室。縮地形而藏術內，奄息達王舍之城。桃源蓬島，從古有而今存。槐市杏壇，見朝榮而暮落。身駕德車，輪轉於混茫之內。手持壽柄，指揮於開闢之前。寂爾無為，澹然自得。化其不化，則萬化而皆存。生其不生，則草生而盡遂。幽原既開，九黑陶蒸而未已。玄化大闡，六虛流轉而勿休。設不二之教門，稽正一之宗本。前逍遙於青運，青運既到。後出沒於赤明，赤明復畢。九十九萬億歲貯在彈丸，五千五百重天藏於卵殼。殷高宗御極之際，周文王演易之初，神光流入於瓊胎，瑞彩結成於金骨，七色金蓮而隨步，千年白鹿以呈祥。七百弟子指扶桑於故林，九五帝君開日宮於舊館。詳其元始，稽彼厥初，俯窺暝津之前，下視渾淪之後，隨機設教，作萬古之楷模，應變無方，為百王之軌範。故大道者三界之冠冕，上德者百王之宗元。青羊肆者，我聖祖太上玄元天皇大帝第二降生之所也，自殷道否閉，周德陵夷，歷藏室而同塵，棄柱史而隱邇，束離魏闕，西度函關，徐甲執御，從先帝以聿來，尹喜占風，知道君之必至。暫別而三千甲子，曾作赤童。相逢於八百年齡，永依黃老。潛傳妙訣，暗付微言，重為百日之期，再結一時之會。暫朝元始，卻上天中之天。永奉宗師，重歸象外之象。沙，長移獷俗及身毒、脣賓之國，教煩陀、阿柱之王，八十種之堯戎皆歸清化，二千國之獷悍永革昏風。銘曰：洪源肇開，浩劫無際，恍惚大道，希夷象帝。太初既隱，太始來繼，玄黃在殼，清濁未蛻，天地之前，億千萬歲。設教隨機，應變無滯，三皇益名，五帝增睿，率土皆泰，草生成濟。樓觀發軔，函關掛轄，脣賓闡化，身毒布惠，無狀之狀，無聲之聲，去莫可送，來莫可迎，強字之字，強名之名，煥赫六極，牢籠八紘，萬國同約，百谷咸傾，莫得而竭，莫得而盈。淺而行者，長居利貞。深而行者，永致太平。又曰：鑿開造化，剖剔胚輝，把捉日月，包裹乾坤，萬象俱盡，惟道獨存，三教爭長，唯道高尊。

唐中和四年九月，劫西川節度使立碑青羊宮，今見存。老君謂尹喜曰：子

昔願從吾遠遊，今道已成，可以遊觀八紘之外也。乃吐八方隱文授之。喜奉受訖，即致八景雲輿，駕五色神龍，建流霄皇天丹節，癘九光鶴蓋，前導十二衛官，神丁執麾，後有九萬飛仙膠控諷輪，獅子啟塗，鳳凰翼軒，策空束遊，真人與四天王從焉。天樂並作，悲茄駭空，至日窟、常暘之山，綴扶之丹檔，散若木之朱華，觀碧海，抱束井，過鬱池宮。暘谷神王、東海青童眾仙陳丹檔朱實，金津碧醴。次登祖山，觀芝田，採養神草，息蓬萊宮。復南遊鳳山，登青丘，過紫府，太元真人、紫府先生奉九光甘液、白文玉英、青林白子。此山一名蕭丘，出九光之英、火洗之布。次登長離山，越赤精津，入大丹·宮，南極夫人、諸仙侍女設瓊花玉酒、赤靈火棗。至絳山，觀流火之鄉，息朱陵之闕，大和玉真華蓋上翁列炎岡朱髓、飛丹紫桃、蕾買浪之液而奉焉。乃西遊龜臺，入七寶園，觀飛紫文。過流精闕，九靈金母、太素元君進玉文之棗，其實如瓶，命侍女陳返魂靈香、玄光碧桃、金紫交梨。遊騫林，七靈丈人諸仙設雲漿玉英、震金玄膏。汎弱水，登鳳山，入龍穴，抱玉池，息昆吾山，白帝天君、五通諸仙採七明石芝、流精玉膏、紫樂朱英、金光丹醴進焉。後北遊崆峒山，過洞陰宮，北極真公、四華諸仙獻十結神草、玄雲李、空洞瓜。其瓜劫一熟。登玄丘，觀朔陰八練池，息廣寒墟，太玄仙伯設絳樹丹寶、三玄紫奈。至鍾山，過集雲宮，北極太極真人、五通真仙奉玄玉芝、夜光洞草、雲膏玉液進焉。復登中嶽崑崙山，遊玄圃瑤臺，入闔風，非人間，非西蜀之崑崙之五嶽，乃三山海島神仙。觀七寶瓊林，聆九苞鳴鳳，盼日月星辰下照，照見四天下如指掌，其上有金臺玉樓、七寶宮殿，晝夜光明，天地神仙之下遊處也。一面有二百四十門，有瓊林紫奈、萬歲靈桃，碧葉隆音如琴瑟相和，皆應律呂，太玄九宮仙人居焉。皆自然天廚，出入在意，天仗雅絕，樂難可勝，實宇內之清都，神真之盛觀也。尹真人初授童真之任，隨侍老君遊此宛利天下五嶽名山、洞天宮館及四海江河洞泉水府諸宮，上真下治之所，其經行處，皆預有仙官出境侍衛，送迎老君。所到皆入室堂大殿，當陽正坐。其主者或稱聖帝，或號真王，或君或侯，或公或相，皆俯伏稽首，側耳聽命。神仙玉女、地下主司、山水百靈，莫不雨集。眾真聖帝有所咨啟，多論二儀三景、陰陽氣候、劫運賒促、帝三命錄長短、安危興廢、兆人禍福并學道進仙階級黜陟之事，調和氣序、抑消陽九百六災會之法。或請問道德宗原、希夷之旨，老君如所咨請，事事酬答，各隨諸天之音，言辭隱奧，世莫可傳，不可測識。為王母說《請諍經》亦此時。老君謂喜曰：吾將與汝上朝太上，遊歷帝鄉。於是靈音八會，雲騎四合，冉冉升空。遂遍遊九天，諸天帝皆乘輿建節，從官及玉童、玉女各數萬計來迎。老子入其宮宇，設瓊英王實、月液雲漿、碧醴流薰、蘭羞八徹、靈芝仙果，光華映席，天樂繁會，靈唱妙絕。諸天帝仙真皆頂有圓光，各禮拜請問自然

無上玄妙至真帝一之道。已而上元大有真公、中元太極仙翁、下元太清仙伯仙卿仙官，乘碧霞黃素雲輿，駕蒼虹麒麟獅子，張映交暉流霞鸞鳳飛鶴之蓋，仗日精命真之籥、命仙之旗，侍從神仙靈官共十有五萬，上元七萬，中元五萬，下元三萬，所乘駕及蓋、諦之節之類。亦諸天諸仙稽首拜迎老君上昇上清日闕丹城藥珠官。老君乃命喜朝高聖玉宸太上大道君，於是賜喜環剛丹果、隱伏龍芝、珠瑛玉醴共一十二事。乃從老君下降于天水靈山，遂之西域。

太上混元老子史略卷下竟